

寒食蓓蕾

潘晓笛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寒 食 蓓 蕾

潘 晓 笛

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十年浩劫，广大科技工作者备受摧残。

他们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，他们怀抱着当时难以实现的希望，他们在深深地忧虑，他们在拼命地抗争，他们在孜孜不倦地追求，他们在脚踏实地地奋斗，他们在大胆地爱，他们在刻骨地恨，……

小说以朴实的笔法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情景。

寒 食 蓓 蕾

潘 晓 笛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8 字数150,000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400

书号：10096·240 定价：0.58元

目 次

一	老贾要结婚了.....	(1)
二	划不清的界限.....	(9)
三	要活下去.....	(18)
四	信念是精神的支柱.....	(30)
五	却又都长了一个心眼儿.....	(38)
六	重新组成的革命集体.....	(51)
七	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教师.....	(63)
八	苦恼会遮蔽人的视线.....	(73)
九	听到了一种超级理论.....	(88)
一〇	你就不能爱他吗.....	(95)
一一	美丽的lassie.....	(105)
一二	赌棍们为清一色赞贺着.....	(116)
一三	做一棵堂堂的焦骨牡丹.....	(125)
一四	政治官能症把人们害得多苦啊.....	(138)
一五	久旱逢甘露.....	(150)
一六	不要看现在风平浪静.....	(157)
一七	理论卡特尔在支配一切.....	(164)
一八	要一律实行专政.....	(172)
一九	连文字都这么可恶.....	(181)

二〇	他们不是共产党人·····	(188)
二一	权势的大门都快挤破了·····	(199)
二二	原来你是一条鬼·····	(207)
二三	在这奇寒的日子里·····	(218)
二四	明白了“反复辟”的含义·····	(225)
二五	我们的心是印在一起的·····	(234)
二六	你看，东方快发白了·····	(247)

一道浊流，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，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，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。

——鲁迅：《由聋而哑》

一 老贾要结婚了

一九六八年入秋季节，一个天高气爽的下午，福利区九号楼前，有一个瘦高个子手提皮箱的中年妇女，从衣袋里掏出了注有地址的信皮端详了一番，便向四楼404房门走去。

404房间里，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，这个人两腮无肉，颧骨外凸，尖下巴，鹰钩鼻，显得十分精干。这是DY科研院GW研究所的技师贾永城。他住着一套独门独户的房间，一间卧室，一间会客厅，有厕所，有厨房，还有阳台，一个人占用着宽敞极了。一个月前，贾永城死了妻子。在他妻子死去的那天中午，人们发现她闷闷不乐，呆呆地在楼前大院里的槐树跟前静立了两三个小时，下午就死了。贾嫂死后，就匆匆把灵尸停放在车库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就送往火葬场火化了。这一切都是由机关斗批组组长段明奎一手料理的，因此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什么疑问。贾嫂死后，留下一个男

孩子，叫贾炎生，被送回老家上初中。这样，就剩下贾永城一个人。最近，段明奎叫他做像章，贾技师愉快地去做；下班回到家，他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清洁，格外雅致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。外面的事他是不过问的，打派仗他也是不参与的。把门窗关起来，什么广播口号都听不见——这房间的情调与外界太不协调了，陪衬之下，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。

那个提皮箱的女人叫宋秀娣，体态如摇柳一般，很有些线条。虽然已快四十的人了，但那双大眼睛还是流露着一派风骚味儿。可以看出，她年青时候一定是很美丽迷人的。她原来在上海一家医院当护士，最近从香港探亲回来后，经朋友介绍来找贾永城。宋秀娣轻轻地扣了几下门，躺在沙发上正在养神的贾永城立即吹掉了嘴里的烟屁股，拖着拖鞋打开了门，接过宋秀娣手中的皮箱，说了声：

“路上辛苦了！”

宋秀娣没有吭声，甚至连贾永城也没有看一眼，就进了里面的套间卧室。她环视并打量着房间里的陈设——大立柜、五斗橱、写字台、沙发、茶几、落地式的电唱收音机，然后脱下了宽舒的外衣，对着大立柜上的穿衣镜理着头发。接着，她用傲慢的口气说：

“水在啥地方，我要打打面孔。”

贾永城急忙从厨房盛了一盆温水，连同脸盆架子一起端在衣镜前，捧着毛巾连声说：

“来，秀娣，洗洗。饭菜都备好了，就等着你的降

临。”

宋秀娣这才从衣镜里打量起贾永城来，不屑地从贾永城手中夺过了毛巾……。

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很快，贾技师找了一位漂亮女人的风声传开了。了解情况的人流露出来一种惊异的神态：

“老贾要结婚了！？”

不了解情况的人则认为：

“男人就是这样：老婆活的时候又是保证，又是发誓。一旦老婆死了，没有三天便又陪起新娘子来了！”……

八月中秋的夜晚，明月高挂，块块乌云在浩空浮游，时而挡住皎洁的月光。贾永城的家中，灯火辉煌——贾永城和宋秀娣正在举行结婚典礼……。

夜，已经深了，来恭喜的人陆续离去了。屋里只剩下段明奎、罗炜、侯双禄和贾永城俩口子共五个人了。贾永城打开了一瓶茅台酒，宋秀娣端上了油炸花生米、巧克力，还有市场上很久不见的筒装红双喜香烟……；这一切与刚才的招待截然不同。刚才是杂拌糖、清水茶，最高级的香烟也不过是恒大、飞马之类，用段明奎的话说，叫做“革命化”。因此，侯双禄傻里傻气地冒出了一句话：

“喏！我师傅真是两样货色齐备，各有各的用处。”

贾永城嘴唇上粘着烟卷正在开酒瓶，便用眼角扫着侯双禄说：

“小侯，你的任务是陪我们吃，少说些，嘴上长点

毛！”

侯双禄连忙讨好地点着头哈着腰，说：

“是，是是是。”

侯双禄，二十八九的小伙子，头顶光秃秃的，而且微微有些透红，鼻孔稍稍上翘，中等个子，喜欢闻风道雨、点头哈腰。刚才他点头哈腰的情景，把段明奎和罗炜逗得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时，宋秀娣端上了她拿手的好菜：一盘鱼肉丸子，一盘玉兰肉片，一盘龙凤斗，一盘牛奶烧鱼肚，还有一盆银耳汤和一碟子石花凉菜。她客气地说：

“不会做，勿要见怪，大家尝尝。”

段明奎夹了一个鱼肉丸子往嘴里一丢，连声称赞道：

“好好好，嫂子的手艺真不赖，味道鲜极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不行，不行。”

宋秀娣很不自然地造作着，顺手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，给坐客们斟满了酒。这时贾永城对她说：

“工作问题解决了，是我们段科长帮的忙。”

宋秀娣欠了一下身子，颇有礼貌地向段明奎道谢：

“段科长费心了。”

段明奎得意地说：

“礼拜一正式上班，到职工医院妇产科当护士长。以后有啥事，只要向我段某人吭一声就中。”

段明奎，三十来岁，身体粗壮而矮小，剪得短短的头发直立着，有些象刺猬。一九五四年还是个临时工，因为很会投机，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，就已经爬到了副科长的职

位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善于窥测方向，积极支持“造反派”，又捞了个斗批组组长。此人一向盛气凌人，专横跋扈，以整人称著，所以人皆怕之。

还是五九年的时候，一位处长由于对大跃进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，因而被说成是犯了右倾的错误。这本来是在党内进行讨论的；按照党的民主原则，还可以保留他的看法。但是，段明奎却抓住不放，添油加醋，说这是什么“向党进攻”，“反对三面红旗”，又是什么“过去的功臣，现在的祸首”，致使这个同志抬不起头；检讨也不是，改过也不行；逼得这位同志无法工作，一气之下便想和段明奎拚了。结果，这位当年跟着刘志丹在陕北打过游击的老同志，革命几十年却进了劳改队。打这以后，不论干部群众，对段明奎其人无不惧而远之，而他也就飞黄腾达了。

……

房子里乌烟瘴气，酒气熏人。侯双禄只顾着低头猛吃，这使段明奎很看不惯：

“小侯，你真是个二球货。这菜是给你一个人吃的？”

侯双禄笑了笑，便癞皮癞脸地点燃了一支红双喜香烟。罗炜也笑着，文质彬彬地说：

“我们的小侯师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流氓无产者。”

段明奎不解地问：

“流氓无产者，什么意思？”

罗炜咯咯咯地笑起来，指着菜盘说：

“很容易被人收买！”

侯双禄不服气地与他争辩道：

“你好！流氓无产者又怎么着？”

“流氓无产者也是革命的主力嘛。”段明奎以首长的姿态来调解道：“我们这里有无产者，又有革命的知识分子，还有老工人，这不是很好嘛。”

革命的知识分子，这里指的是罗炜。他是最近刚分配到研究所的大学生，造反派头头。别看他身体干瘦，手显得长长的，脚显得小小的，有些象女人，却能一天到晚跑这串那的不知疲倦。罗炜在大学里混了不到两年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，对业务比较生疏；然而对政治斗争却颇有造就，内行得很。而侯双禄没有多少文化，跟着贾永城开开机器打打杂，自以为天下手艺都学到手了，了不起啦。他听到段明奎这么一说，也就不做声了。而罗炜听到段明奎抬称他是革命的知识分子，便立竿见影地回奉起段明奎来了：

“还是我们的段科长，革命干部，路线斗争觉悟高，眼睛亮，旗帜鲜明哟。”

这时，贾永城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，给段明奎施了个激将法：

“可惜我们这位革命干部、斗批组组长还名不副实啊！”

段明奎张大了细细的眼睛缝问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！”贾永城吸了一口烟，满嘴弥雾地说：

“我们那里被一个小小的臭老九专了工人阶级的政，卡

工人阶级的脖子，可你……”

段明奎一听就明白，贾永城说的是GW研究所的技术总负责人辛辰。他激动地说：

“一个小小的辛辰有何了不起，我是斗批组长，我的职责就是斗争和批判，更何况上面还有高主任撑腰呢！想批谁，还不是我们定，由我段某人说了算！”

这里所说的高主任，是指院革委会副主任高正卿。快五十的人了，四方白脸，人们称他是“三迷干部”：他常说自己“没有功劳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”，向党向人民要地位，要官，所以叫他“官迷”；其实，知道他底细的人说，高正卿在过去是个猪贩子，解放初期当过民兵，并利用民兵的身份，奸污了一个受审的女人，出了问题后，便跑到宝鸡一个工程队，混了个干事，还入了党，五三年又当上了科长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，和一个贪污犯的妻子结了婚，五六年调来后又提为副处长，不久又和一位女大夫勾搭上了，所以人们又叫他“色迷”；至于“财迷”，除了日常和同志们交往中一毛不拔外，主要是刚调来时，工资比同级干部多开了一元八角钱，后来会计发现了要扣回来，他就流着泪去找党委，要求把这一元八角钱加上而去得来的。文化大革命中，这位“三迷”干部先是受到了冲击，后来拚命表态支持造反派，所以又赢得了“革命干部”的身份，第一批被结合到院革委会，并任副主任。此人同样以打击报复称著，现在又代表了“正确路线”，加上手下还有些小兄弟的前拥后戴，谁也不敢反对他。贾永城是高正卿在工程队时的拜把兄弟，而段明奎是

通过贾永城和高正卿联在一起的……。然而，整人光有权势不行，还需要找个借口，以遮人耳目。所以，段明奎便问贾永城：

“有什么理由呢？”

“有！”贾永城急忙说：

“这个由小罗给你介绍。只要把他关起来，我贾永城就是这么价的权威，小罗就是这么价的技术总负责。”贾永城得意地伸出了左手拇指，又伸出了右手拇指。罗伟也有些得意忘形了，便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叠材料，向段明奎汇报辛辰的“罪状”：

“辛辰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，把光也称为物质，这岂不是天大的荒谬！他还把光和电磁波并列在一起，用合二而一的唯心主义论点，反对我们对事物的一分为二。还有光可以被人所控制利用，为人类服务，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的光辉，可以被入控制利用，真是狗胆包天……。更严重的是，他还公开攻击江青同志——我们的旗手，说什么文攻武卫是对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反动……。”

段明奎听到这里，便指了一下桌子说：

“他妈的，这么反动！这些材料太生动了，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！好，现在也不晚，我们要斗他个一败涂地，批他个体无完肤。来，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，干杯！”

二 划不清的界限

辛辰，这个年青的科技人员，共产党员，革命意志旺盛，精神饱满，爱好广泛，对光学和光电子学颇有研究。自他调到GW所以来，解决了不少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问题，并提出了攻关的目标。因此，GW所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辛总。他性格活跃，兴趣多样，吹拉弹唱，水墨粉画他都在行，所以凡有晚会总少不了他，每次出板报总要他去画报头插画；他还喜爱文学，常常见景生情赋诗自娱。辛辰渴求知识的愿望甚为强烈，经常利用工作之余翻阅书刊杂志，并把自己认为用得着的东西积累下来。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他一边参加运动，一边坚守岗位，工作搞得很好。他还说服一块的同志不要参与武斗，也不要攻击不同观点的同志。

辛辰的爱人，是医学院的医生，名叫贵娟，是辛辰小学和中学的同学。中学毕业后，两人商定：一个学工，一个学医。最近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儿，才刚刚满月，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生的，所以起了个名字叫文生。贵娟从两岁就失去了父亲，由于生活贫苦，缺乏营养，体质很差，加上生孩子又遇了个难产，身体亏损得很厉害。多亏邻居金妈妈帮助照料，贵娟现在才可以下床了。

吃过晚饭后，辛辰洗完了文生的尿布，便和贵娟一起讨

论她写的医学论文。贵娟决心要攻下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疑难问题，并打算向癌症进击。在生孩子前，她已写好了两篇文章：一篇是《胃病的预防与根治》，另一篇是《胃癌防治》。另外，她还兼攻妇科病，收集了几百个病例。辛辰一边翻阅手稿，一边对贵娟说：

“《胃癌防治》写得不错，关于对控制癌细胞扩散的药物按照你的吩咐改了，我念给你听：蝎、蛇、蛙，于端阳捕捉后，腹内充填香油灯花之碳粉，封闭于罐中，深埋一百天。成墨泥状后，加R素，与麝香、珍珠、雉蛋菇花混合成丸，每丸一毫克，如小米大小……。怎么样？”

贵娟点了点头，辛辰又翻开了胃病的那一篇说：

“关于胃溃疡治疗的这一段，按你的意思改成顺口溜了，好记。我是这样给你改的：中脘封闭足三（里）针，再服一勺七味粉。七味粉：内金、木香、苏打粉，肉桂、荜拔和良姜，再加佛手均等份……。行不行？”

贵娟半躺在被卷上仔细听完，高兴地说：

“改得好，通俗易懂，便于记忆。”

辛辰又拿起了妇科病的手稿说：

“这一篇的前言我是给你这样改的：人之器官，除四肢七窍五脏六腑者外，另有奇恒，曰大脑子宫。人之多病，除创伤和细菌侵袭者外，多系精神和生理因素所致。妇女多病者，多因子宫功能失调也；子宫失调，又多由寒湿所致也。故，除去子宫寒湿，病自愈之……。”

贵娟听着便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不好，不好！一派八股味，四六句子，之乎也者，不好理解，而且逻辑性不强。”

兴致勃勃的辛辰，被一瓢冷水浇得丧了气，便埋怨地说：

“不好？算我是无效劳动了，白动了一阵脑筋。”

贵娟笑着说：

“妇科病是一门复杂的学科，我只是列了个提纲，要出成果，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哩！”……。

大约快十一点了，辛辰还没有睡，正准备着明天的饭菜。忽听得一阵敲门声，辛辰开了门，是侯双禄。侯双禄一进门就嚷了起来：

“辛总啊，噩耗传到！”

辛辰招呼侯双禄坐下来，递给他一支烟，毫不在意地问：

“小侯，什么噩耗不噩耗，明天我们给贾师傅恭喜去。”

侯双禄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还恭什么喜呀，他们商量要整你呢！”

贵娟满不在乎地笑着对侯双禄说：

“侯师傅，整人就那么容易！文化大革命难道是为了整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？何况辛辰又行得正走得端，怕什么！”

“唉！贵大夫，你不知道……。”

侯双禄便把在贾永城家里听到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。辛辰和贵娟听了，虽然心中觉着十分踏实，但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侯双禄坐了一会儿，抽了根烟就走

了……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大楼前面已刷了不少大幅标语：“辛辰是埋在革命队伍里的定时炸弹！”“打倒反动知识分子辛辰！”“打倒现行反革命辛辰！”……。辛辰迎着这突变的风浪，在院子里一条一条地看着。忽然，几个警卫连的队员，来了个“喷气式”，便把辛辰押向地下室的“牛棚”。

说干就干，雷厉风行。段明奎又派了几个警卫连的哥们到了辛辰的家。他们一进屋就胡乱翻抄。贵娟上前阻拦申辩，差一点被推倒在地，还招来了一顿不干不净的辱骂：

“臭小姐！”他们还骂不会说话的婴儿是“黑种子”。身体虚弱的贵娟，一时觉得头昏眼花，斜靠在椅子背上强撑着身子，似乎眼前的墙壁在旋转，房屋也倒塌了。这群来奉命抄家的警卫连战士，把辛辰所有的笔记本连同贵娟的手稿统统翻了出来，床上、地下扔满了书籍纸张，贵娟精心炮制的药丸药粉也被洒了一地。搜寻得差不多了，他们便坐下来一边吃着翻出来的果点，一边翻书查阅，几乎把所有书中辛辰加有批注的扉页和插页，如获至宝地撕了下来。一直到了午饭时分，方才拿着查获的“战利品”扬长而去。小文生哭叫着，贵娟呆呆地像木偶一般的坐着，一动也不动。邻居金妈妈跑了进来，便把贵娟扶在床上，又把文生抱在怀里唧唧起来：

“这帮狗养的强盗，死了也要煎油锅。救苦救难观世音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！”

贵娟吃不下饭也喝不进水，正打算收拾一下房子，医学院又来了几个人，要她去校斗批组报到。贵娟拒绝不去，金